

天亡

天亡

日本青少

劳教所生活的

真实写照，一个

感人的悲剧故事

天亡

YAO WANG

〔日〕立原正秋 著

宋再新 译

山东文艺出版社



天 亡

〔日〕 立原正秋 著
宋 再 新 译

山 东 文 艺 出 版 社

1990年·济南

天 亡

〔日〕立原正秋 著

宋 再 新 译

出版者：山东文艺出版社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发行者：山东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 615710）

印刷者：济南市建华印刷厂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2.5印张 267千字

1990年8月第1版 1990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5329—0205—6

I·179 定价4.60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描写日本少年教养院里的各种少年犯的劳教、改造生活和他们的爱情的真实故事。

小说主要描写16岁的青少年行助因异父异母的哥哥修一郎欲强奸自己美丽、善良的母亲，为了保护母亲，他用刀误伤了修一郎，出于对母亲的爱和继父的家庭关系使他不愿在法庭上说出真相，因而被送进少年教养院。

在少年教养院他结识了行凶盗窃犯、强奸少女犯、赌博醉酒的流氓犯等，了解到他们复杂的经历和罪行，他目睹了他们中的一些死不悔改的凶恶成性的人的自我毁灭。行助也结识了一些勇于改正自己，后来成为大学生、店老板的能够自食其力的朋友。可行助本人却在饱尝了少年教养院的艰苦辛酸的生活后，不幸死在教养院中。

小说以饱满的激情，向我们描述了一个充满人情味，充满了爱的社会悲剧。

晚 霜

透过押解车的铁丝网向外看去，草木一片葱绿，使人觉得有些耀眼。看着向后闪去的外界景色，宇野行助感到很新鲜：毕竟有一个来月没看到外边是什么样了。清晨的阳光穿过树叶散射下来，嫩绿丛中一座座屋前面盛开着杜鹃花。有的房子的墙是白色的，白的刺眼。在铁窗里呆了四个星期后，行助觉得这些风景的色彩太强烈了，甚至使他有些心慌意乱。

“他娘的！外边的花都开了。”

车里不知是谁说了这么一句。押解车里一共有七个少年。

“就是。红的白的都开了！不管怎么说，还是外边有颜色啊。”

坐在行助旁边的少年答话了。他的话有些伤感的情绪，其中包含着对铁丝网外的世界的向往；而那个轻声说“他娘的”少年的态度却带有一股反抗的味道。

行助听着同车少年们的谈话，同时反省着自己的内心：我到底是为什么要被送进少年院呢？他和其它少年们不一样，既没有伤感，也产生不了反抗的情绪。

说“他娘的”那个少年又开口了：“我在练马区拘留所

听人说，咱们要去的这所多摩少年院算得上是少年院里的学习院①了。”

“学习院？你别逗了。”

“你倒装得象个大人似的，犯啥事儿啦？”

“偷喫，你呢？”

“我？和你一样。”

“这么说咱们都没干什么大不了的事。他是犯啥事了？象个大人似的。”

“咱们问问看。”

一个少年拍着行助的肩膀问：“嘿！你小子犯啥事了？”

行助仍旧望着外面，不耐烦地答应了一声：“我捅人了！”

两个人一听都不作声了。

“看来你小子真有两下子。捅哪儿了？”

那少年又拍了拍行助的肩膀。行助这才回过头来对着那少年说：“这和你有什么关系？真讨厌，安静点儿好不好？”

“瞧瞧，他还咬文嚼字的呢，你小子还真是贵族学校的？话里还带文明词呢。他不叫我哥们儿，还用敬语称呼我呢。他大概是在目白的‘学习院’得了学习优秀品行端正的奖状，现在是上多摩少年院去深造的。”

大家一听轰地一声笑了起来。坐在司机旁的司法教官听到笑声，打开窗子瞪了他们一眼。少年们这才都规规矩矩地坐好。于是，窗子又关上了。

①学习院：日本过去的一所贵族学校，专收皇族和贵族子女。

“我叫宇野行助，你呢？”

行助看着紧挨着他的少年问。那少年把身子凑过来看着行助说：“我叫安坂宏一。”

行助一看，这个少年左手的无名指上面刺有“儿子”两个字。

“我还有个外号叫小安，是个混混儿。”

“混混儿？”

“你还真是个正派学生，混混儿就是流氓嘛。”

“噢——”

行助又把视线转移到铁丝网外面，他琢磨着，这个少年可能比我大两岁。

行助由于伤了人被送进东京少年拘留所。他请人送来了高中的教科书，边自习边挨过了那四个星期的收审期。在这段时间里，他曾两次被送到家庭法院受审。

鉴别和审判的结果，决定把他转送少年院。当时他就清楚地意识到这个判决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自己一生的道路。他并不后悔，但却不禁有一种说不出的苦涩滋味涌上了心头。

少年拘留所的所长叫平山亮，五十来岁，是个很和气的。人。他多次对行助说，用刀子捅人当然是坏事，但捅的动机很重要，希望你把这样的动机讲出来。但是行助始终没有说。

安坂宏一又拍了拍行助的肩膀问：“喂！你捅的那个人是谁呀？”

“你老实呆会儿好不好！”

行助象是非常不高兴。

“你叫我闭嘴？喂！咱可是二进宫了。我是说，你要是

有什么不懂的地方，我可以教教你。”

“我不要你教。看样子你已经住惯了少年院了。”

“你说我住惯了？别开玩笑了好不好！我也不是爱坐这种车。可我那相好的怀孩子了，等钱用……”

“你多大了？”

行助问道。什么叫“相好的”行助还是懂的。

“正是好岁数，十八了。她二十。他妈的！她正要下崽儿，可咱倒进了监狱。现在也不知道她怎么样了。”

行助听了安坂的话心想，这小伙子的心肠说不定还挺好的。他又一次把目光移向嫩绿的窗外，回想起刀刺哥哥那天下午的情景。那真是一个令人发昏的下午啊。

那是一个恶梦般的半天。时至今日，行助仍然记得那个半天是多么的漫长。

他走读的那所高中在世田谷区的粕谷町，就在芦花公园的附近。行助的家住在成城町的北边儿，紧靠祖师谷和调布市的地方。他步行到粕谷町去上学时要穿过祖师谷，常从安稳寺的门前过。他很喜欢寺庙，庙里有他难以忘怀的东西。他五岁那年，到寺庙去安葬父亲矢部隆的遗骨时，母亲澄江那时痛哭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那座庙叫圆觉寺，在镰仓。一直到上小学四年级的那个春天，跟随再婚的母亲搬到东京来为止，他每年总有几次跟着母亲到圆觉寺给父亲上坟。

搬到东京来以后，他再也没去过圆觉寺了。但圆觉寺周围随季节而变化的色彩仍然在他的记忆中……象扑了一层白粉似的五月的树芽；夏日午后那阵阵蝉鸣；枯叶从树枝上一张张飘然落下来的那静静的黄昏……。

为了寻找到这种诱人的季节变化，他经常从安稳寺旁边走过。可东京并没有象圆觉寺那样的庙宇。

安稳寺是座小小的寺院。但是寺院的样子总是给他以轻松的感觉。那天，他下了课和往常一样经过安稳寺前回家。他肚子饿了，心想家里饭大概已经做好了。一开大门，忽然听到里面传出母亲的呼叫声。行助慌忙把书包扔在门里地板上，顺着走廊向里面跑去。当拉开饭厅的拉门时，面前令人难以置信的情景把他惊呆了。

只见哥哥修一郎正骑在母亲的身上。澄江头发蓬乱，两手用力推着修一郎的胸口在抵抗着，她的和服下摆被掀了起来，下半身全裸露在外面。行助马上明白了修一郎究竟要干什么，他对修一郎的憎恨一下子爆发了。他不由分说一拳打在了修一郎的头上，然后用胳膊圈住了他的脖子，把他从母亲身上拖了下来。

“混帐东西！”

修一郎挣脱了行助的胳膊，跑进厨房抄出一把尖菜刀来，满嘴喷着酒气。

“他妈的！你们娘儿俩合伙欺负我！”

行助看着穿着牛仔裤和花衬衫，手握尖菜刀的哥哥从厨房跑回来，心想，和这个大我两岁的异父异母哥哥之间的关系，今天也就算到头儿了。行助并没有被冲着自己来的刀尖所吓倒，只是内心乱极了，同时还伴有一丝哀伤。

澄江两手抓着头发喊着：“修一郎，别这样！”

“讨厌！我和你们毫无关系！”

修一郎叫骂着，他和行助之间只隔着一张矮饭桌。

行助一直有预感，这一天终究是要到来的。他一直在担

心着，因为任何一件事都可能成为闹翻脸的导火线。行助和这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哥哥并不曾撕破脸皮闹过，但暗地里矛盾是不断的。不过行助从没主动和修一郎争吵过，总是修一郎来找茬闹，而行助母子又总是忍气吞声地不愿同他发生冲突。

今年三月份，修一郎从附近的一所高中毕业，花了二百万元走后门，进了神田区的一所私立大学经济系。使修一郎堕落到如此地步的自然是他父亲宇野理一。理一和修一郎已经彻底习惯于城市的消费生活了，他们谁也没意识到这就是堕落。

行助并没有和母亲议论过哥哥走后门上大学这件事。只是知道母亲代父亲到该私立大学理事家里去送过钱。

行助看见母亲一面整理着被扯乱的衣服，一面安抚修一郎的场面，觉得这次冲突的“导火线”也太不象话了。行助心里十分难过：

“哥哥，你把菜刀放下！”

但修一郎却明显地丧失了理智：

“我不是你的哥哥！”

仍然是一股酒气喷了出来。想要强奸继母的现场被人看见，使他火冒三丈。他要用尖刀来冲消自卑感。行助早就看透了修一郎的这种心理。

澄江惊慌失措地又一次恳求着：

“修一郎——别，别！”

“讨厌！你不就是这个家里的女佣人吗？别装出那副给我当妈的面孔来。”

就在这一眨眼的工夫，行助用右脚一钩，双手举起矮脚

饭桌，朝修一郎砸了过去。修一郎手里的尖刀掉在了铺席上，随即两人都伸手去抢刀，结果还是行助的动作快。于是两人为了夺刀扭在了一起，究竟尖刀是怎样插在了修一郎的腿上，行助完全记不得了。

修一郎挨了一刀后，怪声叫喊着从房间冲到了院子里，跳上了理一在四月间给他买的那辆奔驰车，嘴里仍然嚎叫着开了出去。

定了定神，行助才发现刀是握在自己的右手里。奇怪的是刀上并没有血迹，血溅在了铺席上。澄江软绵绵地坐了下来。

“行助，你，怎么干出了这样的……”

行助一看，母亲的嘴唇抖动着。行助这时才回过神来。当他看见铺席上的血迹时，内心还是很平静的。自己本来就没有用刀捅修一郎的意思，但事实上是刺了他。为什么？莫非是无意中使自己对修一郎的憎恶变成了行动……？

“妈妈，给警察打电话吧。”

“你，你怎么弄成这样……。”

澄江坐着凑到了行助的身边。

小安又搭话了：“那么，你捅了的那个人不是没死吗？当然喽，要是死了，现在就不会送你去上‘学习院’了。”

“你刚才说你是第二次进少年院，上次也是多摩这个吗？”

行助对这个少年多少有了好感，才这样反问着。

“不，是千叶，叫做初等少年院。那是三年前的事了。啊，又要过吃麦饭的日子喽，真够呛。哥们儿，你有爸爸

妈妈吗？”

“有。”

行助还是望着车外。心想，这个少年大概是不会集中精力去思考问题的。行助被小安这么一问，不由地想起了七年前和妈妈来到宇野家时的情景。也正是现在这样的季节，还下着晚霜……。当时行助读小学四年级、修一郎上六年级。行助仔细回想起当时的情景，自己也觉得好笑。一个九岁，一个十一岁的少年，嘴里都说我们从今天起就是亲兄弟啦，但是两个人谁也没拿它当真事。两人之间的鸿沟，也许可以说从最初那一天起就产生了。也许两个少年一个认为父亲被人拉走；一个则认为妈妈被人霸占了。

行助给成城警察署打电话后不一会儿，三个警察来到了宇野家。此时离修一郎开着“奔驰”车出走后还不到十分钟。三个警察中有一个穿着便服。

“叫矢部行助的学生在家吗？”

警察问出来接待他们的行助。

“矢部？……啊，我就是矢部行助。”

行助马上什么都明白了。修一郎肯定是向警察说他是被女佣人和她的儿子杀伤的。

这时澄江慌慌张张地走了出来。

“喂！把这个少年扣起来。你叫矢部澄江是不是？饭厅在什么地方？”

那个年长的警察看见头发纷乱的澄江，立即脱鞋子进了门，叫澄江带路进里边去了。行助慌忙跟着母亲也要去饭厅，这时一个年轻的警察厉声喝了一声，喂，哪去！随即给他上了手铐，真是奇妙的一瞬间。感觉到手腕上那又凉又重

的东西时，不知怎么的脑海里突然浮现出矢部隆的面影。为什么在那个时候想起了生父的面容呢？莫非是那时我无意识之中拿已故的生父的笑貌和冰凉的手铐作了对比不成？

行助并不去看手铐，而是注视着年轻警察的锐利目光。心想，这种冰冷沉重的感觉我一辈子也忘不了。手铐并未卡进手腕，而是深深地印进了行助的脑海。

澄江领着两个警察到饭厅，当她看见溅在席子上的血迹时，只觉得头晕目眩。

穿便服的警察戴上白手套捡起尖刀说：“看来现场没动过。”

澄江看着警察手里的尖刀：“当时行助喊着——就这样，不要动它！”

“你儿子是这么说的吗？”年长的警察问。

“是的。”

“这家里没有太太吗？”

“我就是这个家的主妇。”

“你就是太太？那么矢部澄江是谁？”

“是我。矢部是我以前的姓。”

澄江一面答话，一边坐了下来。

这时，有两个穿便服的人走了进来。其中一个说：“那个行助给署里打电话自首了。”

“是我们出来之后吗？”年长的警察回头问年轻的便服人员。

“是。”

年长的警察又低头看着澄江问：“你儿子给警察打电话了吗？”

澄江没有回答，只是点了点头。接着她抬起头来问警察：“修一郎不要紧吧？”

年长的警察看着穿便服的问：“被刺伤的那个怎么样了？”

“现在正在处理，在木下医院。”

接着警察们便开始查验现场。理一接到电话回到家里已是事情发生一小时以后了。被派去新宿办事的年轻女佣人佐藤鹤子也是这个时候回来的。

不一会儿，警察要理一和澄江随他们一同去警察署，留下鹤子看门。行助在他们之前已被带到警察署去了。

到了警察署，警察首先询问了两个少年的父亲理一：

“修一郎说，他是被澄江和行助杀伤的，是吗？”

“澄江决不会干那种事情。”

“在修一郎把两人说成是女佣人和她的儿子这一点上，您是怎么看的？”

理一用非常吃惊的表情看了警察一眼说：“修一郎是那么说的吗？”

“您的两个儿子平时关系就很紧张吗？”

“不知道，不，不会的。真不能想象会发生这样的事
情……。不过，我不在家的时候多……。还请酌情从宽处理。”

“两人都还没到成年，因此不会见报，这一点请您放心。”

“不，我想说的是关于行助的事儿……。”

理一听说自己的儿子把自己的妻子叫做女佣人的时候，立即觉察到在自己一直不曾留意的地方出了什么事儿。

修一郎的伤势较重，右腿被捅了一个大洞，伤口要三个星期才能长好。他知道他在饭厅和行助争夺时，尖菜刀是怎样刺在自己腿上的。当行助伸出双手去抓掉在席子上的尖刀时，修一郎的手从上面按住了行助的两手。当修一郎去按行助的手时，他的脚踩滑了。这样修一郎自己的腿碰上了尖刀。当时他只觉得一股灼热感传遍全身。他想可能不要紧，同时用力推开了行助。站起来一看，草席上溅有血迹。他一看见血，便不由得害怕起来，立即赤脚跑到院子里，开着车一溜烟儿到成城警察署去了。

他向警察报告说自己被女佣人的儿子刺伤了。警察见血从他的裤子里往外冒，便立刻把他送进了附近的木下医院。

警察相信了开着“奔驰”车跑来的修一郎的话，马上赶到宇野家。修一郎在向警察署跑的途中出血较多，在打了麻药进行包扎的同时，还输了血。

处理完之后，赶来的警察问医生：“可以询问他吗？”

“可以。他非常兴奋，麻药也没那么大的劲儿，疼是止住了。”

医生说完，就把他移到一个单间的病床上，于是警察开始了询问。

修一郎对警察说，行助从厨房抄来了一把尖菜刀，不由分说便向他刺来，澄江也在一旁看着没出声。

警察问：“他刺你的原因呢？你被刺以前和他吵架了吗？”

“不知道什么原因。女佣人和他的儿子一直就恨我。”

“那辆‘奔驰’是你的车吗？”

“那是我上大学时家里给买的纪念品。”

麻药产生了作用，伤口不痛，使修一郎得以异乎寻常沉着地回答着警察的询问。但是，他脑子里非常兴奋。

“你说女佣人和她的儿子恨你，这是怎么回事？”

“那东西不象个佣人的样子。”

警察耐心地重复同样的问话。

“那——好吧，这些问题以后再说。可是，你被刺的直接原因到底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

“对方什么也没说，就动手刺的吗？”

“是的。”

“总要有个原因吧？”

“他们都恨我。”

修一郎象吐什么东西似地嘟囔着。

警察觉得象这样什么也问不出来，就决定返回警察署，明天再说。他们回到警察署不一会儿，理一和澄江就到了。

问完理一之后，他们又问澄江。

“行助刺杀修一郎时，听说你在旁边看着没作声。”

“是修一郎这么说的吗？”

澄江看着眼前的桌子，自言自语似的反问。呆了一会儿又说：“也可能是那样。”

“修一郎说，行助不由分说就用刀朝他刺去……”

澄江仍然眼盯着桌子，没有回答。

“怎么样？”

“修一郎是这么说的，我想也就是这么回事。”

这时，警察感到事情有些蹊跷，直观地觉得可能此人在包庇这个和自己隔层肚皮的修一郎。他把修一郎将澄江和行

助说成是女佣人和女佣人的儿子这个情况，和理一听见这种说法时表现的惊异表情联系起来，觉得很可能这个事件的原因在修一郎身上。于是他说：

“怎么样？您如果能如实地讲清楚，那对我们将很有帮助。我们对处理少年犯罪是很慎重的。因为这是个是否把未成年的人送进少年院的问题。”

澄江听到少年院这个字眼，紧张地看了警察一眼，随即又把视线移到了桌面上。

过了一小会儿警察问：“您真的不知道这次事件的直接原因吗？”

澄江没有回答。修一郎要强奸她，当场被行助发现了，这个话她说不出口。她和理一之间从没有过任何隔阂，理一太溺爱修一郎了，几乎看不出他有什么缺点。她想无论如何都必须把这次事件的直接原因隐瞒起来。那行助在受审时会如何回答呢……她忽然想出个主意：行助怎么说，自己也就跟着怎么说。出事的这天，修一郎没有到学校去，行助七点十分上学去了，公司派车把丈夫接走的时候是九点半。修一郎十点才从自己的房间出来，他走进厨房朝在整理厨房的鹤子说：“喂！给我拿啤酒来。”

鹤子问：“您不到学校去吗？”

“今天学校下午才有课。老头子已经走了吗？”

“是，已经走了。”

“好，拿啤酒来！”

这些话在隔壁饭厅的澄江都听见了。这时澄江把丈夫送走之后正在喝茶。前一天下午，她带着鹤子到新宿去买东西，在一个百货店的地方土特产专柜买了五双拖鞋，回来打